唐餘紀傳

唐餘紀傳卷第十六

吳興陳霆脩

義行傳第十三

廖偃彭師暠皆楚馬氏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師暠自殷時爲將至其子希崇代立猶守右職希崇與兄希蕚爭國希蕚被執希崇避殺兄名知師暠與之有舊怨乃命其幽希蕚

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嘆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還長沙欲終害之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中主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與師暠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遂於逆豎非偃盡忠曷能免禍至金陵中主召見兩人歎奬之授偃左

毅直軍使師暠毅直都虞侯繼使偃守汀州
偽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
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遂極罵而死中
主下詔衰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
節師暠未見用卒于金陵

論曰甚哉史之難於取憑也廖偃彭師暠之
事五代史謂馬希崇遣師暠偃因希萼而師
暠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同受因希萼之旨
在師暠獨能全之者也江表誌則謂師暠且

從希崇害希蕘偃之計誘諭而竄其謀是師
嵩實有害希蕘之意賴偃而僅能免者也南
唐書則謂師嵩奉希蕘至衡山與偃護視維
謹立之爲王是二人同有衛希蕘之功而効
忠於故君者也夫事出於一而詞異者三然
則俾後世安據哉自今觀之江表志出其國
人五代史南唐書成于宋代尚論其世則以
本國之人而紀當時之事耳目所逮疑爲實
録春秋之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别代史

則所聞而唐書則傳聞者也二家之言要未
足據然二人齊心戮彭同功紫陽綱目亦援
之同辭矣吾又安得執巳見而主一說哉張
巡許遠之事昭如日星然兩家各有異同而
朝論亦多疑信逮昌黎之言出然後是非曾
歸于一援昌黎以例綱目幾亦近此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姑從南唐書以成人
之美云

鄭文寶福州人彥華子也初仕後主以文學選

爲清源郡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後主歸朝群臣皆從北遷有詔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肯言以是覊栖大梁不預仕列後主以環衛奉朝請禁絕賔謁文寶乃被簑荷笠作賣魚者以見寶譬久之後主爲之感嘆既後主卒文寶乃始舉進士中第仕至兵部郎中宋史有傳文寶工詩其過繖山及題綠野堂爲晏殊歐陽脩所膾炙惜諸作不傳

論曰鄭文寶詭形而謁故主隱名而不求錄

于新朝視夫路人目君朝秦暮楚者有相去矣雖其終于仕宋然跡其起家乃由策名進士省闈釋褐是宜宋之舉子而非唐之故臣也故予得以義其行而異其傳云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趫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國亡以故官

起發赴京師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國因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目不爲瞬乃放歸濠州卒

鍾離君失其名保大中爲鍾離縣令與隣邑許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泫然淚下鍾離君適見之詰其所以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

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質之復詢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資粧先求婿以歸此女更 閱歲別治裝于吾女俾歸君子可乎許令荅書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故唐給事中京之後也其家十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敦睦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諸犬亦皆不食有彭李者世為其傭父先喪明嘗聞褒之子弟言舜至孝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歸而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陳氏嘗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其間鄉里率化爭訟稀少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閉門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先主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碁奕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皆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爲先主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先主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

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黃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肩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脩撰薦虛白可用中主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巳安知國家大計賜宴別殿醉溺于殿陛中主曰眞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中主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氅藜杖迎謁道旁中主駐蹕問之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中

主變色厚賜粟帛上樽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
高不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
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稾以養其
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嘆卒年
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
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
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
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
愛之追謚虛白沖靖先生

陳貺閩人爲性夷澹操行古朴衣食乏絕未嘗動心居廬山四十餘年學者多師事之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中主聞其名以幣聘致之貺入見布裘鹿鞹進止閒雅時方祁寒中主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繒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綿衣三十事卿其須之貺獻景陽宮懷古詩中主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保大中從查文徽攻

入州屯軍于五夫里有呉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軍事云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從文徽班師復經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遂爲二將卜居于隱仙岩之旁曰大將村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地曰劒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遂辭文徽文徽爲表之朝如所請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皆百餘歲而卒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清麗先主輔吳表授秘書郎與中主游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中主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其衰老而來中主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嘗扶策郊原指一穴示家人曰吾當葬骨于此遂手植一樹識之及卒伐樹掘地丈餘得一石槨制作精固光潔可

[illegible]蓋端有篆書云開成二年壽樑衆椅就之廣
袤中度次于廷瑞有道術嗜酒卻粒寒暑一單
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路宿多在
王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于蘄
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祀曙不待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由是人多歷席設醴以俟之同日或
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十卷與蛇虎雜居
不設扃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闚

之者曙必自外来允数十年顔髭不少異中主
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
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劍浦人家世業儒性沉敏博學善屬文於
聲詩曆象悉精究嘗以台鉉之器自負昇元中
來洪州將詣先主聞宋齊丘秉政自度不能合
乃止不赴嘗自嘆曰世豈乏麟鳳國家自遺之
耳因築室西山日以詩酒自娱保大末有星孛
于參芒東南指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

南中主南遷豫章至落星湾将訪以天象恐陶
不肯盡言以其嗜鮓乃使人僞往賣鮓至門陶
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
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中主聞之不懌遂不
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産靈藥陶與妻日斵而
餌久之忽变姓名徙去宋開寳中南昌市一老
翁丫結被褐與老媪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
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塵世紛
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爲陶夫婦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經得錢郎沽酒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于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帷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許堅嘗往来雲泉寺其所居地重峦喬木人號小將山堅性嗜魚每得魚即於火上炙之不去鱗而食每和巾帶入溪澗中浴出即坐乾于風

日中衣服黲氣人嬾近之然[illegible]行太瓜[illegible]池堅放所炙魚于池中頃之化生魚游去保大中以異人召堅耻其名不起性喜作詩嘗題幽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栖鶴我欲學青虵他時冲碧落後不知所終

廣餘紀傳卷十六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吳興陳霆脩

藩附傳第十五

王延政閩主曦弟也曦立拜延政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曦淫虐不道延政累貽書諫之曦怒遣兵攻延延政爲延政所敗兄弟遂相讐敵延政乃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弑曦立朱文進爲主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衆曰

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遂與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為刺史文縝懼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汀州即命繼勳繼成守泉漳二人皆延政子弟也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遣迎延政都福州延政未即徙遣其從子繼昌守之中主閩閩亂遣查文徽率師致討閩人苦王氏之亂皆刊木開道以通我師於是延政兵屢敗詳

在文徽傳保大三年八月克建州執延政遷其族于金陵拜延政羽林大將軍封鄱陽王
留從効泉州牙將也朱文進以黄紹頗守泉州從効不附乃與州人攻殺紹頗迎王延政族子繼勳爲刺史州歸延政及延政降唐從効乃執繼勳歸之金陵遂據泉州會李弘義據福州雖受唐節鉞而崛強不朝唐發兵攻之竟敗福州附于吳越從効亦遂更擅漳州朝不能討即以泉州爲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封晉江王歲通

貳而已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作商人間道至汴都求置邸内屬是時世宗與中主盟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附于唐宋建隆三年從効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鎡歸之金陵推張漢思爲留後乾德元年洪進復幽漢思而身代其位請命于宋宋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遂與唐絶

馬希蕚馬希崇皆殷子也殷傳位至希範希蕚以庶長出爲朗州節度使希範卒同母弟希廣

嗣位希蕚来奔喪希廣惑於衆言謂其来必不善遂以兵迎之于砆石北之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蕚憤而去送欵于金陵舉兵以攻希廣且誘溪洞諸蠻為助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戰於湄洲大敗希廣懼遣使請兵中朝漢師不能出希蕚率舟師沿江而上下湘鄉遂至長沙屯水西希廣將彭師暠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而已趨岳麓後夜擊之當必得志會可瓊已陰送欵于希蕚遂沮其議明日希蕚攻長樂門始

戰微衄既而可瓊奔于希蕚於是內兵皆潰希廣匿于慈堂擒而縊之保大九年正月希蕚遣使貢方物中主加之冊禮封為楚王希蕚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刼庫兵以縛希蕚迎希崇嗣位希崇命彭師暠囚希蕚于衡山將使甘心焉師暠不從與廖偃相護視共立希蕚為衡山王請命金陵中主為出師定楚亂時希崇亦來請援詔

便宜進討希崇以見伐也謀出兵拒戰或
近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此舉應之矣不
之便希崇不得已遂降希蕚亦奉見鎬稱
撫勞遂禮遣其兄弟俱入朝湖南悉下詳在
代史及鎬傳希蕚等至金陵中主封希蕚楚
王居之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之揚州周
世宗攻淮南揚州陷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
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于周周
希崇右羽林統軍餘皆爲節度行軍司馬希

善晉金陵而終汎湖南既平望氣者言南楚之氣色猶盛當有王姓者起焉聿主思厭之問之將領處南楚者孰為王姓或以永州刺史溫對中主疑其當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印綬巾幘密置毒于巾中溫拜賜着巾俄頃裂而死未幾王逵舉兵襲長沙據之盖其徵云

列女傳第十六

鄭氏閩將余洪妻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

之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吊伐當褒録節義以表勵風俗遽封出行伍尚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于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剺面自誓乃不敢奪事舅姑極孝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載使江西

爲表其節云

聶氏太平縣民聶某女父早殁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蹲踞方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劃其頸同樵見者呼譟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遂自困死女捨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年方十三歲衆皆異之

方技傳第十七

吳延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

莫能治廷紹亦不知名獨謂當用甘荳湯遂進
一服疾失去焉延已苦嚥中痛數日不減廷紹
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鷓
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乃以甘荳湯亦愈群醫
默識之他日取用輒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
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
故以甘荳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人寄寓海州刺史鄭
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中一日從匡國獵近

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衰所居四壁蕭然[illegible]
席竹笥而已發笥覩二錫丸亦頗怪之衰歸[illegible]
視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頼吾攝其光若不
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𢡟然曰劍客[illegible]
求學其術衰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illegible]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illegible]
匡國頸錚然有聲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illegible]
神矣槩止矣衰笑引手收之[illegible]錫丸匡國走
請于先生召[illegible]

李廷珪工造墨始與父超自易水來江南定居歙州初姓奚朝廷賜姓李氏廷珪弟廷璋子文用皆襲其業然皆不及廷珪南唐以澄心堂紙龍尾溪硯及廷珪墨爲文房三寶當其時有貴族嘗誤遺廷珪墨一丸於池中以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下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裡若新緣是世皆知寶藏

譚紫霄泉州人先有道士陳守元者斸地得木

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若新紫霄尽得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神治疾病多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當道堅不可去紫霄索杯水噀之令工施鑱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不受宋開寶初年百餘歲隱化于廬山栖隱洞之道館

木平者不辨其爲名號保大初中主聞其異徵至金陵出入宮掖賜賚頗厚他日從中主登百尺樓中主謂曰新建此樓刑度佳否對曰樓甚

佳左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卒及淮甸交兵自壽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寧主曰夕登此樓瞻望動靜木平蓋前知云

耿先生者父雲為大校耿少為女冠玉貌纖爪常著碧霞帔自稱比大先生始因宋齊丘以進嘗於宮中爛麥顆成圓珠光彩奪目粲然即真大食國進龍腦油中主秘惜耿取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乃以夾練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愈於所進者遂得幸于中主居

父之宮中忽失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方山實華宮中主丞命齊王景達往迎太后還住宮道士皆誅死耿亦自此不得入宮然猶往来江淮不絕宋開寳中人猶傳寫其像云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國人慕華歸唐居之楚州長史則其本國官稱也後主朝金陵危困遣通守查元方知其有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行至歙州長史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慎儀曰有狀

託之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人金陵立春魚行有
究謚寧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隔三朱令贇舟
師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五明年春
末夏初血塗原野已而皆如其言

伶人傳第十八

申漸高昇元中爲教坊部長時關征苛急屬畿
内旱先主一日宴北苑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
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濫乎漸高遽
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耳

先主大笑明日下詔弛税額信宿大雨霑洽周本自吳時有威望先主既代吳慮其懷異因內宴引鴆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爲明君臣一心先主失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詐作戲舞挾升殿曰乞賜臣漸高併飲之納金杯懷中趨而出先主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死賜酒事載謂先主賜徐知訓按先主有國時知訓元久矣且知訓柄吳時嘗飲宴先主疑非先主可加鴆者也故從周乀爲是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中主初嗣位春秋鼎
盛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畧無虗日嘗乗醉命花
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
一句如是者数四上悟覆巵大懌厚賜金帛以
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
啣壁之辱也翼日罷諸宴嘗留心庶事圖閑邪
楚幾致強霸
李家明與楊花飛爲同伍保大初宋齊丘上十
子輙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肯止家明

曰是易瑜爾作紙鳶大書其上云一子不能捨
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爲按
淚而出中主失江北遷都豫章龍舟至趙屯舉
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
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
落酒盃中中主太息爲罷酒
李冠者散樂也善吹洞簫悲壯入雲中主將召
隸教坊會軍旅事興不暇未幾中主殂國家多
故音樂之事遂成衰減初司徒李建勳號知音

遇冠絕嘆賞之建勳死冠無所依因渡江北游
流落梁宋間毎醉輙登市樓作數曲聽者慘沮
人以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云

書餘紀傳卷第十七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

吳興陳霆侑

別傳第十九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熈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鉉在江南善談吐以名臣自負當宋師見伐欲以口舌存其國乃奉使求緩師宋祖知其有口辨不欲使眩其能特以班行武弁之懵書者為之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

末如之何既入見緩頰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
出無名久之宋祖令更敷奏鉉曰陛下如天如
父天乃能盖地父乃能庇子煜事陛下如子事
父畏天服大極其恭順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
言宋祖曰爾謂父子是矣然可爲兩家乎鉉無
以對默然而退及江南下鉉隨後主至京師宋
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
也不當問其他宋祖宥之以爲太子率更令初
直學士院加給事中散騎常侍太平興國中太

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見之太宗
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遂徑詣門者以
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來願見太尉門者爲
通使俟庭下頃之後主紗帽道衣而出鉉方拜
後主遽引其手以上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
此禮因延坐鉉引席少偏處之後主起持鉉大
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殺郝潘佑
鉉無語而辭出已而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
不敢隱太宗銜之是歲七夕値後主生辰因命

故妓作樂侑飲聲徹第外太宗聞之怒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命秦王移具過飲竟有牽機藥之賜庭前叉卻數十回首足相就俄仆而卒蓋太宗於諸降王固有不能相容之意然後主之禍則鉉之一見亦其一騶乘也

鉉仕宋貶靜難軍行軍司馬卒于邠州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平時尺牘士大夫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

論曰人臣之義有死無貳臣之事君猶婦之

適夫也婦從一曰貞臣不貳曰忠是故易主
則臣爲無恥改嫁則婦爲可棄自有天地以
來固未有能逃此義者也六人者在唐以其
文學之長而受國中外之寄首而宰執次而
法從内而朝貴外而牧守其平時受眷加于
諸臣而臨難背君俛首新主斯二心之尤懷
而三嫁之不恥者也別而傳之使自異于唐
之諸臣豈爲過哉或曰唐之死節者衆矣如
郭廷謂之出降龔慎儀之壞異盧絳之就招

鄭彦華之自全凡皆悖義者也于不彼之責而獨不貸于此六臣者何歟曰廷謂彦華武夫也眞儀淺士也盧絳俠徒也彼其見誼不明執德不固固當然者又其臨事也廷謂則內稟朝旨眞儀則繼即遇害盧絳以戕賊而受戮彦華圖再舉而自救是皆有可諉而以爲不足責乃若六臣平居誦法孔孟論說詩書居臣大誼講之不爲不熟一旦國亡縱不能蹈殺身成仁之節亦復不思隱身抗志之

義顧貪冒榮寵委身新朝靦焉無耻所見曾不如開封逆旅之婦人然則奚取于文學其此而無貶則江總之負主恩徳林之受周命皆無足議者矣故今列其行實於伶人之後契丹之前而異其名曰别傳以爲是夫也在人品則居末去走狄則非遠例唐臣則不類斯春秋責備之意也嗚呼後有秉良史之筆者其能畧諸

殷崇義夫其事始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保大

未中主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嚴續輔太子留守金陵後主嗣位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宋開寶二年五月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制度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後主納欵崇義率百官降于軍門入宋以其在江南久居文學之任命處之館閣人之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宣怨言太宗命俱錄之館中俾脩太平御覽等書浩其編帙豐其廩餼諸臣多卒老其中崇義其一也崇義入宋改名湯悅太宗嘗命其撰江

國録十卷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識者往往少之

張洎始筮爲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謚宣武洎上書謂世子之職在問安侍膳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覘知中主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謚曰文獻洎由此遂爲中主所識拔登朝以文學授館職擢累中書舍人北苑有清輝殿洎與徐遊遂爲學士澄心堂建亦預機密于

其中張佖以內史舍人知禮部貢舉洎言其有
遺才於是命洎覆試復放進士王綸等五人其
爲人主寵信如此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
而所趨馴異情好頓衰佑每嘆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力焉江南
內附貢奉事與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卿喜其
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
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與洎同死言背去之
喬嘆慌自縊死後主北遷洎隨入朝太祖責曰

入教李煜不降伏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援兵
蠟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
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欲
爲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寖親信
用爲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洎將
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
之句蘇易簡時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爭
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時以一
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爲少屈然以不言

至參知政事洎初爲寇準所薦奉準書譔継知
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甚
險詖如此至道三年病卒
張佖毘陵人後主朝仕爲考功員外郎進守書
舍人開寶五年毀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從王謙
好文事雖嘗求還猶留意于科業以從有文使
知禮部貢舉擢勘之前夕有擢貢者夢人報巳
與王綸等五人及第者貢院舊省門還楊遂張
劉留顗謂曰打杉𧦅鷄行街衙喲々至此既爲則

閒揚遜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俶頗任私意
命張洎覆試遜冊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維譎
俶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鷄行
之應也俶隨後主附宋以故臣見叙太宗朝俶
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談何事俶
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臣累輕而俸
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已明
日上遣快行者伺其饌客郎其坐取食以進果
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上喜其不隱遷官郎中

其第宅在故里人稱粜羨張家云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使入後苑講否卦賜之金紫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脩養不預公途盍爲之聲價聳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

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求[illegible]詣闕伏指
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
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居久之或謂曰
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
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
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
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查元方文徽長子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以有
文俾兼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宋祖命

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讌于館多遜奕棊次頋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欽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守建州江南國亡盧絳遶歙州謀起義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改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從家海陵紀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盡力收卹聚食或至數十人得

任子恩則以與族人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查氏在宋遂爲海陵望族

志畧第二十

南唐之疆土其始有楊吳之舊南接五嶺而界於虔北抵淮泗而限於淮東距大海西連鄂岳此其四境之大勢也虔之內向則有袁吉筠撫饒信江洪而洪爲都會其北則海泗光爲兩淮之外藩淮之內甸楚泰通楊障其東而楊爲東都雄濠廬壽舒黃蘄擁其西北南而濱江則滁

和二州為江南之屏塞泰以海陵縣升建雄以天長六合縣割置此則受代之後分創於昇元保大之世者也絕江而南其鉅鎮則昇潤池雄遠（雄遠古當塗郡）宣歙與之聯屬蓋東西相倚為輔東南距吳越則常為邊境西隣湖南則鄂從晝[illegible]保大初出師平王延政凢得建汀漳泉四州繼割延平劍津之地創州曰劍湖南平後奄有全楚其要劇則潭朗岳三州坐歸版圖南撼宜桂計其前後覩慕亦雄張矣初建州既平諸將欲

乘勝取福州宋齊丘獨薦陳覺往諭謂可不煩兵戈而下既而李弘義拒命吳越借援唐兵凡再敗於是福州竟入吳越泉漳亦乘勢崛強相繼自擅唐雖授之節鉞徒覊縻而已先是保大中偏師平楚唐勢幾振借乎邊鎬非材楚平之頃凡其金帛珍玩倉粟下及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悉收徙于金陵楊繼勳徵湖南稅賦務爲苛刻粮料使王紹顏復減犒士卒粮賜是致奉節軍使孫朗曹進等搆怨作亂奔投朗州時劉

言久懷叛志問朗欲復取湖南可乎朗曰其在
金陵數年見其政事無章蓋朝無賢臣軍無良
將忠邪無別賞罰靡當朗請爲公先驅取湖南
如拾芥耳於是言大喜遣其將王逵襲鎬諸將
胥遁全楚復失岳州雖夙據亦併沒焉交泰之
初周師卒伐折北不支淮甸之地爲州十四悉
表獻于周其外在江北者蘄黃漢陽汉川亦行
割隸自是與周畫江爲界地褊勢迫止限一水
乃用唐鎬謀遷都洪州是爲南都時以迫遷凡

百草創地既狄隘制復踈畧既遷之後府寺營兆十不容一中主殊懊悔群下欝：咸思東還未幾中主殂後主於金陵嗣立南都遂罷飾矣東都廢燬于淮南喪師之際入周之後改爲節鎮終唐之世相與始終者惟飭金陵之西都初唐天祐中布衣錢亮寓居于昇嘗謂人曰金陵王氣復興當有中生子應運于此至先主典郡亮謂之退謂其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郎郡侯是也徐温心忌乃徙先主于潤因廣脩廨

署瀾布城隍期已當之亮又言曰此修道之主也既而先主受禪竟于此𠟸建帝都先主生戊申即中生應也唐之有國雖肇跡于楊而實樹本于昇比其盛也二都並建列郡聯輔長淮爲之外限而大江爲之内阻于時天命未一中國有故用能據形便以定基扼險塞以固境厲兵將以威侮自中朝而視隱然南服一敵國也迨保大末淮甸入周稱藩内附於是國勢蹞弱亡形著矣後主繼立雖以文雅飾國仁厚結民崇

之何酹奉浮屠盧舍那寺國用耗竭朝政無章上下蠹積廢然弛惰如一病瘵久虛之人曾不能振起都城被兵長圍密合其亡滅係諸旦夕而張洎等乃妄謂宋師已老將自遁去后主益甘其語晏然自安方召隱士周惟簡講易否卦命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孫確等二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為大抵如是故雖地險可以固國而其人事卒不能保邦君臣係纍國社竟屋要有可咎者云

附録第二十一

契丹事見唐書及五代史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先主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來獻别持羊三萬口馬二疋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先主從之於是

詔進二丹

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

仰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

故命結軌粵六月契丹

八器寺少令高徒煥奉

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illegible][illegible]稽首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若乃鴻荒以降驟馬速師燿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儷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貢日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矣列于繢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职在翰墨親睹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

纂唐之緒要荒之長駿奔來附伏波之柱单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稽々我綱恢々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疋於是先主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晉高祖不許遇及境而復中主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弑弟述律遣中主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

正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請使物兵儀已至
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脩舊好既增攀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即令引道公乘鎔亦進蠟書曰臣鎔自去
年六月離瞿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
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
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
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

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
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
館於慇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見唐皇帝
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
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事否臣
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
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
使人泛巨海而至不自意変起骨肉道路有閒
必亦憂恐乎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

飲酣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二國一賜食謹遣王朗賫穀號子歸朋於假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于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

緍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令人語之曰能得江南藩使首賞三千緍英果得之自是契丹與唐遂絶及世宗攻淮南勅暴我罪曰爾敢拒抗大邦垂數十載奉累朝多事與此虜交通厚啓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園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頗亦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實

能納款唐庭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今書南唐所載畧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高麗至五代初國名大封其王高氏名躬乂躬乂晩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爲海軍統帥王建所弑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騷千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

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
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賜以田
尚冠禮畧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
喜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
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畧云今年
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四伏
覩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寳者
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克知天命
已去即禪瑶圖舜念曆數在躬遂傳玉璽建風

惟膺陋謏託生成所恨不[illegible]涉遠浮天浪潤
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
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先主御武功
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
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晟
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郴勳律來貢方物
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考矣

是書脩成　南淮先生取而終讀謂其延唐病宋蓋史斷系東周之誼書時起例蓋綱目變要統之法徵文考獻蓋春秋取贊書之意遂出俸餘付之梓且命邑民吳同德氏藉其事閱月以刊本呈屬之記室王林謂　南淮斯刻蓋將嘉惠來學豈惟雅好文事而已抑吳子之率義業學宜得附書因併識如右

是歲冬孟吉陳霆跋并書

唐餘紀傳卷之第十八終